

文中子

補傳十

口 13

3069

4 止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

詩

藏書

藏書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宜武立穆

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哉賢人不振由子

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

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

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薛收問曰今之民

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

性能亡乎詩情不亡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謂職詩

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
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
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況為已乎吾不願子聞
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
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
則遠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
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為諫議
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
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在事

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太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魏徵問議
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
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其次
犯而不繁代三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後為中
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文中子曰平陳
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子曰
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
也命傷禮樂則述章志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

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

之絕而特尊中國而正皇始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

振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斷南北朝以後魏孝

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陽得中國也

痛莫大於不聞過蔽自辱莫大於不知耻得自子曰天

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知治而受職魯

學古之道也此周薛叔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不知其

政也言放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子

曰人不里居地不并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

強本國然棄禮義起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比雖聖

兼并為苟且之道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速寧若緩緩寬獄繁

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譏執其中

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子曰委任不一

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曰

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

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杜淹問隱子曰非

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聖人有道謂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目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道在其中矣仁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敬文相循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用其道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可悲惜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左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蓀是蓀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出龍用之悲驕反蓀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

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敬

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

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

亂南北朝偽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本德漢人德

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南北朝陳也以乘

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

用偉其文而已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

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

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為龍門令永未下車而廣公舍子聞

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

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

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

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

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

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

此太原府君王疑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

中子之教不可不宜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

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敎之略例焉續經太

原府君曰疑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

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

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敎非禮不動終身焉

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諫正出為胡撫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

王凝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

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

協而王凝貶出朝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

今屬隸州及退則鄉黨以穆時遂退御家以四

敎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土三年之畜

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

假皆自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

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

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自耕

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

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

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

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

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

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旣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

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

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

授門人十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
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
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
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
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
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
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荷氏銅川所治著稱秩
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
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

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
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
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
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
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
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
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

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
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
中子子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
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
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
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中子於是有四方之
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
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
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二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
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
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太悅曰
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
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
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
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
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

年帝崩太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
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
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
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
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
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
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
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

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太雅
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
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
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太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
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
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
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
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

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
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
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
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
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
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
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
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
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

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
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
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王福時撰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
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
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
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
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

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微于時有不平之色文
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
皆亡而微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
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及當宸
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
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
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
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
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

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
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
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微在下坐爲房
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
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周禮公且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
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
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
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

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
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
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
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
入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
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
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
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

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
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
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
靜富那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
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
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
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
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
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

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

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歎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

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微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

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旣云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

孝文帝帝曰張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筮小道不
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藝祚能盡識
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
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
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筮而已穆
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干成湯今子明假占筮
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
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
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

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
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
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
秋二十二矣奏事曰太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
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
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
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
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
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闕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

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
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
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
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
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
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
明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
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
決之何如子明日占筮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

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夬之革

兌上兌上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

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

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

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

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

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

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

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

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
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
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
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
以文治必湏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
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
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
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
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

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
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
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
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苟化虐政
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
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
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
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

謂當作
爲

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二百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

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甲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主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

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後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太章一變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廓上世三十一百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

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主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主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

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
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
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述相表裏
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
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
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
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
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
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

作詳

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
而研其慮下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
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
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
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
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
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
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
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

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
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
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
聲載路九年巳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追仁壽四
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太業之政甚
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
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
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
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 福時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
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
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
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
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
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云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
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
蓋薛收姚義緒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

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
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益求諸家仲父曰凝
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
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
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
可不宜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
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
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讀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
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

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
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
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
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
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
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
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
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
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

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
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子以觀
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
爲者其天乎年序寢遠朝廷事異同志淪俎帝閤
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
以爲素業云爾

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
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
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
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
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
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
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方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璵受禮于河東關朗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

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
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
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于
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
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
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
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
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

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
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
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
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
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
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
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
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

曰知之
曰恐衍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婚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交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

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
疑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
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其福時之子勛勳皆以能
文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
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
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
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
之詳矣奚待以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
愚乎則必不愚者孰有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

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
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竝時事從
而附益之耳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
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
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
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
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
人乎何獨其害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
知也福時又云疑爲監察御史劾奏君集集有反

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丘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

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
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
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不可
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
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方詩書之道盛于天下秦安
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
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
迦稱前生之因果并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
流而信之嚴齊戒弛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

道者非一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
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
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
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
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
也其自人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
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
於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
之闕

自當
作人自

文中子補傳

汾陽文中子世從事於儒術而為一代之巨擘其嘉言善行寔足以闡後人也幸有此書若于卷而中國之雕刊頗多然避時諱而改字或歷傳寫而舛畫魚魯之差不訾且其本邦未刊刻之學老豈得無遺憾乎於是雖普搜旁求遂無獲善本一日偶謁於尾陽儒官深田先生老就請校正

且需訓點先生乃訂之數帙而正其誤
彼避諱者悉復其舊又併附司馬公所
述之補傳一篇而屬余焉於是始慙
宿懷深以為幸壽梓廣于世仍紀其
始末云

曾元祿第八龍集乙亥仲春之日



修文堂石田鴻鈞子梓

此書元祿中所刊尾張儒官厚齋深田氏校訂
尚有秋葉之憾頃者吾山陰先生一掃洗然使
觀者拭目亦後死之幸也

文化乙丑古重陽日

佐野維文謹識

文化三年丙寅六月再刻

攝都書林

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

河內屋喜兵衛

